



•生活拾趣•

•岁月深处•

点坡

□重剑无锋

点坡，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农村特有的一种生产方式。在南阳盆地的东边沿，以丘陵地形为主，有的村庄在山岭之中，有的村庄坐落在相对平坦的地带。靠山吃山，平原种地。山区虽富有林木但缺乏粮食，平原产粮但缺少木柴。两者互通有无，在计划经济时代便形成了“点坡”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，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，既不违背政策，又能满足各自需求。

我记事时，点坡已成为生产队四季生产的大事。每年开春，队长便带人进山了，与那边的生产队进行商谈。六七十里的土路，空手也要走上大半天。“这几面坡，你们随便点。”谈好了所得的粮食数量，山里的队长很气派，大手一挥。我们的队长环顾一下眼前的几面坡，心里已经有数了。“就东南这面坡吧！”“好！这面坡今年就归你们了。山上的杂木、茅草、落在地上的松叶树叶全是你们的。不过，可不许砍树，违法。”“等到快过年我们来拉木柴时一定按数把粮食送到。”双方成交。

点定了坡，留下两名老汉守山。他们在山坡下找一块相对平坦宽敞的地方搭两间窝棚，算是安营扎寨了。来时带的粮食差不多能吃一个月，按约定时间，生产队会派人替换他们。他们的日常任务一是巡山防火防盗，二是整修进山小路，以备冬天转运木柴。至于能有多少柴草，全是望天收。

有一年寒假，姥爷带我一起进山，在山下窝棚里住了一段时间。漆黑的夜晚，寒风嗖嗖，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狼嚎，吓得我在被窝里缩成一团。随后几天，生产队陆续派人进山砍柴，人多了，晚上我就没那么害怕了。他们把砍的干柴打成捆，在窝棚边上的空地垛起来，几天下来形成一圈院墙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随姥爷回村给队里捎口信，可以上山拉柴了。于是，整个生产队的男女劳力开始忙碌起来，男的收拾车辆，女的准备干粮。次日天刚蒙蒙亮，全队的青壮年拉着自家的架子车在打麦场上集合，整装待发。生产队的两辆牛车满载着给山村的粮食在前面开路，随后的架子车队绵延近一里地。

第三天傍晚，进山拉柴的车队陆续返回，满载而归。打麦场上，妇女孩子早已等候多时，一哄而上开始卸车，男人们早已气喘吁吁坐在旁边歇了。

过年用的木柴很快分到各家各户，孩子们享用着大人从山上捎回来的松子、山里红等平时难得一见的特产，高兴极了。当然，生产队预留下一些木柴，接下来的几天，就用这些木柴烧水做粉条、杀猪宰羊。年，就在眼前了。

来年开春，队长还要带人上山点坡，与山村开始新一轮的合作。这种生产方式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包产到户才终结。

□魏增瑞

一个特殊的机缘，我和一群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坐在了一个办公室里，除了备课上课，这些年轻人整天“嘻嘻哈哈”，欢快的笑声使办公室的空气都充满了和谐的味道。

家在信阳的崔老师，现在已在临颖生活一年，每次下课回到办公室，他把课本往桌子上一放，双手插在上衣兜里，然后用带有信阳底色的临颖话说：“我们班的这些娃儿……”然后就展开热烈地讨论，有时其他人也参与进来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好不热闹。接着赶快又去上课，下课后双手插在兜里，又操着信阳和临颖方言的糅合音，得意地说：“嗯，这个方法好，这些娃儿……”

每天早读下课，我都看见崔老师拿着一卷五颜六色的纸笺放在桌子上，然后一张一张翻看，我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学生们的默写训练。

“这些娃儿……”崔老师用临颖腔

•往日情怀•

□邢德安

转眼已是立冬。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,妻子忽然说:“要是在以前那几年,这个时候就能喝上‘霜打红薯叶’面条了。”她随口说的一句话，却把我的思绪拉回到那个年代。

改革开放之前，农民的生活处于温饱线以下，虽然是种粮人，却被缺粮的问题所困扰。各家各户每年都需要用大量的蔬菜作为补充，红薯是大家熟知的农作物，它的叶子还是一种鲜嫩美味的蔬菜，深受人们欢迎。所谓“霜打红薯叶”则是受到霜冻以后经风变干、变色的

•生活纪事•

□张富存

在我家,至今仍珍藏着一台黑白电视机。虽然有些年头,但在我心里,它就像是我的领航人。是它,在我最迷茫的时候,指给我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。

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,每天生活在这片狭小的天地,文化娱乐活动非常贫乏。一年到头,能看上两次电影就是很奢侈的事情。平日里,主要靠听收音机了解外面的世界。那时,农村还极少有电视机。晚上要想看电视节目,常常步行到七八里外的镇上机关里看。运气不好时,吃闭门羹也是常事。那时候我就想,什么时候我能买一台电视机,让村里的老爷们都能过过电视瘾,也就此生无憾了。

改革开放以后,凭借着勤劳的双手,我家也过上了好日子,先是盖了新房,又添置了家具,还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。1988年的秋天,我花了880元

调说信阳方言对学生这样的称呼我听着特暖心。

吴如梦和李楠是两位工作很踏实的女老师,每天一大早我来到办公室,就听到她们讲述早读期间督促学生背书并与之“斗智斗勇”的故事。如梦是许昌人,说话的尾音有点“重”;李楠是驻马店,说话的尾音有点“轻”。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,真如一首钢琴和小提琴的合奏曲,特别好听。

如梦老师看起来很柔弱的样子,但讲起课来声音铿锵有力,即使调皮的学生也很服从帖帖地听课,老老实实地完成作业。有时我想,看起来很柔弱甚至还有些害羞的女孩儿,往讲台上一站,活脱脱就变成了一个“女汉子”,看来教育不仅塑造着学生,还塑造了自己。

一直没听到李楠大声说过话,她讲课轻声细语,学生课后把她誉为“女神老师”。其实,轻声细语也是一种力量,诗人杜甫不是也说过“随风

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嘛!

何倩老师是一个棱角分明的人,学生表现好时,与他们嘻嘻哈哈,老师和学生其乐融融,她甚至把教师节学校发的一箱苹果和学生共享。老师和学生站在一块儿,你一口苹果,我一口苹果;你说一句,我说一句,七嘴八舌,让你很难分辨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。学生调皮时,何老师马上神色凝重,电闪雷鸣。学生在何老师的表情变化中规范着自己的学习态度和行为,并逐渐形成遵规守纪、努力学习的好习惯。我总觉得何倩老师是一位天生做教师的料,尽管每天工作繁忙,但整天天嘻嘻哈哈,乐观得让人羡慕。

纯真、热情,甚至有些天真和幼稚,是我这些年轻同事共有的特质,也许正是这些简单的色彩,使这些年轻人的幸福感特别强,与这些年轻同事在一起,我觉得自己如同一棵老杉树,在充满生机的森林中,仿佛也变得枝繁叶茂起来。

霜打红薯叶面条

红薯叶子。这样的红薯叶子可以长时间存放，是比较理想的储存干菜。由于那时候粮食产量较低，为了解决温饱问题，生产队每年夏播都要栽种大量的晚红薯，秋季收获后按每三斤鲜薯折合一斤成品粮分给大家。人们会把好一些的红薯窖藏起来长期食用，所谓“一年红薯半年粮”，也便由此而来。

收获红薯，一般是在“霜降”节气过后。一场酷霜，原来嫩绿的红薯叶子失去水分，变成了黑色，太阳一出来便成干的了。这时候，就是采摘“霜打红薯叶”的最佳时机，各家各户全体出动，把采摘到的红薯叶运回

家，之后就是割秧子、刨红薯了。

冬天的乡村，和红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走在村里，你会随时看到挂在树上、搭在墙上的红薯秧，晒在地下的红薯渣，和家家门前的红薯窖。更让人回味无穷的是从农家小院飘出来的“霜打红薯叶”面条的味道。这种味道让人感到亲切、自然，直入心脾，是实实在在无法逾越的生活。

时代在变化，社会在前进。那种“红薯汤、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”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。回想起昔日的“霜打红薯叶”面条，依然倍感亲切。

我和电视机的故事

买回来一台上海产飞跃牌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。至此，一直想拥有一台电视机的梦想最终变成了现实。

在那个电视还很稀缺的农村，来我家看电视的人自然络绎不绝。像垃圾乱丢、弄坏凳子的事情虽时有发生，但能为大家带来快乐，我也总是乐此不疲。那时大家看电视的劲头儿可高了，不管是《霍元甲》《霍东阁》《渴望》这些当时很受追捧的热播剧，还是新闻、广告、致富信息、科教片，大家都爱看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看到关于大白菜种植的科教片。不仅系统地讲述了大白菜的栽培技术，还介绍了一个抗软腐病也叫烂根病的新品种“丰抗70”。当时我们这里，大白菜正因此病闹得连年减产，以至于造成人们在春节期间都吃不上菜。看完后，我立刻和县种子公司取得联系，恳求他们引种试种。不知道我的建议是否起了作用，只知道

时隔不久，县种子公司果然引进200包这个品种分给城郊的菜农们试种。我也以7元的价格买回一包，结果一炮打响，我种的一亩白菜喜获丰收，卖了好价钱。如今，三十多年过去，“丰抗70”仍是我们当地大白菜生产的主打品牌。

更让我兴奋的事情还在后面。1990年的一天，我正在收看河南新闻，忽然，一个振兴人心的消息映入眼帘：全国农业院校实行试点改革，要招收具有一定社会实践经验的回乡落榜青年参加高考。对于已经落榜回乡八年之久，且已为人父的我来说，很清楚这个喜从天降的消息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通过两个多月的挑灯夜战，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被郑州牧专录取，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蜕变。

回想起来，是这台黑白电视机传递给我的好政策，才让我走上了充满阳光的人生之路。